

# 西岳华山庙碑的拓本流传与摹刻本概述

朱家濂

西岳华山庙碑为汉灵帝延熹四年宏农太守汝南袁逢所立。会逢迁京兆尹，延熹八年后任太守安平孙璆遵而成之。宋之欧阳、赵、洪、诸家，皆已著录。碑高七尺七寸，广三尺六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七字。篆额题“西岳华山庙碑”六字。碑之末行题“京兆尹勅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唯唐徐浩《古迹记》以为蔡邕所书，宋洪适《隶释》则以为“郭香察书者，察莅他人之书耳”。明清两代于此颇多聚讼。此碑隶法遒劲，行笔“方流圆折，奇正互出”，自是汉隶中上品。然朱彝尊谓其兼诸碑之长，为汉隶第一，尚非的论。篆额两侧有唐大和中李德裕等人题字。碑中文字空隙处有宋元丰中内臣王子文题字。此碑毁于明嘉靖间。一说地震所致，一说一县令修岳庙碎为砌石，二说未知孰是。现就该碑拓本的流传情况与摹刻本概述如下：

## 一、拓本流传

西岳华山庙碑旧拓流传有绪者仅有三本。一为明季长垣王鹏

冲所藏，后归清商邱宋犛者，世称为长垣本。一为明万历中陕西东肇商荫商所藏，后归郭宗昌，又归华阴王宏撰者，号华阴本。一为明四明丰熙所藏，后归全祖望，又归阮元者，号四明本。合观三本，长垣、华阴皆是剪裱，四明本则是全碑裱轴未剪，其碑首唐大和年问题名具在，为长垣华阴二本所无。以拓本之时代论，则长垣最旧，碑之第一行至第五行河南山镇等百字皆全，（所谓百字者概括言之），其他损泐偏旁笔画亦仅十余字，少逊于洪适《隶释》所录之文。翁树培定为南宋拓本，较为允当。至华阴、四明两本此百字已全泐。而藏家亦均以宋拓目之。唯翁方纲则谓“宋末所拓，抑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谛审四明整本，石之泐损尚不只此百字，其坼裂之痕，已贯全碑。如仅在南宋一代，前后不过百年，石之泐损似不应如此之甚，则华阴、四明两本，称之为宋末之拓，似非其实，应断为明初所拓。

兹据四明本及其楷书释文，复以长垣本及华阴本校增所缺之字列表于后，可以考见自宋至明碑石之剥泐情况。

三本之外，另有晚出之马曰璐小玲珑山馆本，亦即吴山夫金石存所据金冬心藏本。嘉庆间孙星衍、严可均有跋，同治间归顺德李文田，携之大江南北，与其他三本互勘，始闻于世。此本纸墨极旧，百字不缺，当与长垣为同时拓本。唯中间失去“仲宗之世”至“礼从其省”之从字一段（第十至十一行），及“遂荒华阳”至“玉帛之质”之质字一段（第十五至十六行）共九十六字。是剪裱成册以后脱去两叶，非关石泐也。又唐宋人题名亦皆割去。此四本中长垣、华阴、四明三本，清季皆为端方所得，端死以后散出。长垣早入日本，闻为犬养毅收有。华阴本展转归近人吴乃琛。四明本则归潘复。现已先后入藏于故宫博物院。李文田所收马曰璐小玲珑山馆本迄在李氏后人手，今则归于香港某大学。上述四本跋语所述以及前人著录所载，尚有十数本散在南北各地，未见流传，姑志所闻，列述如下。

名 称	流 传 情 况
长垣本 宋 拓	<p>“明季王文荪鹏冲所藏。康熙己卯归商邱宋漫堂。乾隆癸丑商邱陈伯恭宗丞得之。今入成亲王诒晋斋中”（以上据华阴本朱锡庚嘉庆十六年跋）。“嘉庆丁巳归成邸。今道光乙酉归刘君燕庭”（据长垣本黄钺诗注）。</p> <p>“闻是本始去东武刘氏，有乐平黄琴川者得之。未几，即归湘丈（宗原翰字湘文）。事在同治甲子乙丑间”（长垣本赵烈文光绪乙酉跋）。</p> <p>“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三月五日观於陶斋尚书衙斋”（梁鼎芬）</p>
华阴本 明初拓	<p>“明万历中藏陕西东云驹肇商云雏荫商墨庄楼，以贻武平郭允伯宗昌。允伯后贻华阴王山史弘撰。康熙间在淮安张力臣弢家。甲申年海宁陈子文奕禧尚见於扬州周確斋仪处，不知何时转入於歙。乾隆丙戌上海黄星槎文莲为徽州学官得之。癸巳以赠先大夫”（华阴本朱锡庚跋）。</p> <p>“此本于今年归长乐梁中丞”（华阴本阮元道光十六年跋）。</p> <p>“己巳十二月校试三衢，敬叔观察出示尊公旧藏”（华阴本徐樹铭跋）。</p> <p>“光绪丁未九秋就李沈曾桐观於江南节署之西园”。</p>
四明本 明初拓	<p>“明时藏宁波丰南禺熙万卷楼。清初归鄞全谢山祖望。寻又归鄞范氏天一阁。乾隆庚戌嘉定</p>

名 称	流 传 情 况
<p>四明本 明初拓</p>	<p>钱辛楣少詹得之。今归仪徵阮伯元中丞”（华阴本朱锡庚跋）。</p> <p>何绍基题四明本诗云：“万卷楼头未剪本，最后藏者仪徵师。质向吾斋谨装罽，四载瞻奉如鼎彝。……粤輶将发始返璧，选楼未至惊箕骑。神物一别付渺莽。梦寐八年空追慕。半亩园斋快重覩，主人欧赵之匹仪。……己未小寒何绍基”（四明本跋）。</p> <p>“光绪八年壬午春二月八日完颜犊山宗伯嵩申携旧藏四明本华山碑过予。……周寿昌”（四明本跋）。</p> <p>校碑随笔云：“崇朴山文孙景贤以赠端方”。</p> <p>“光绪丁未十一月廿一日南皮张彬、常熟曾朴、宛平赵椿林、义州李葆恂同观于溧阳尚书宝华龕，时商邱华阴两本同归龕主”（四明本李葆恂题观款）。</p>
<p>南昌本即马氏 玲珑山馆本 宋拓</p>	<p>嘉庆甲戌严可均跋此本云：“今江宁友人伍诒堂又得马氏玲珑山馆本于扬州”。</p> <p>张敦仁跋云：“道光元年余以督粮北上，三月望后舟抵邗上，晤金陵伍诒堂，持此本求售。……用缗钱十五万购之”。</p> <p>李文田跋云：“同治壬申除夕张氏后人有在江右者，出此碑求售，余遂出俸钱三百收之”。同治十三年李文田跋长垣本，言及“此本先属金寿门物。即吴山夫金石存所谓钱塘金寿门有此本者也”。</p>

名 称	流 传 情 况
秀水本	朱彝尊长垣本跋云：“余平生仅见一本，漫漶已甚。今覩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
归安本	玲珑山馆本沈秉成跋云：“曩在关中得华山碑，字画肥润，共缺六十余字。纸质墨色不及此本。伊墨卿、汤雨生均有观款，无跋语，不知其为何本。近为家弟携赴茗上，不得与此本一校，殊可惜也”。
高要本	陈澧跋玲珑山馆本云：“余尝见高要何伯瑜有残本，有阮文达公跋，谓碑额篆字似旧羊毫笔拖成，可谓妙于形容”。
卢伯材本	陈澧又跋云：“余昔在卢伯材舍人斋中见此碑一本，今三十余年矣。其有残阙否不能记忆，惟记有黎二樵跋云，生平见此碑二本。然则卢氏所得本之外，尚有一本，今或在粤中，未可知也”。
西安本 西安未剪本	桂馥跋翁氏摹本云：“吴江陸直之绳在西安见两本，一售于惠民李君衍孙，一未剪本，索直二百金”（录自华山碑考）。
刘孟詹藏扬州 市肆本 李山农整裱本	王壬秋湘绮楼日记云：“华山碑三本，长垣归刘燕庭，四明归阮云台，华阴归梁菴林。刘孟詹又得扬州市肆本，李约农得南昌本，李山农整裱本归张樵野，此为后三本”。
集古求真本	欧阳棠丞集古求真，自言藏有华山碑宋拓本，未知确否。

名 称	流 传 情 况
姑苏本	嘉庆己亥严可均跋伍治堂藏华山碑云：“去冬余在姑苏，曾见灵按察藏本云，得之秦中。墨色稍淡。其模糊泐缺处，如轻云笼月，神骨具存，断属旧物”。
清仪阁本	同治癸酉赵之谦跋玲珑山馆本云：“嘉兴张叔未有残本，双钩刻入陵苕馆金石文字，辛酉乱后亡失”。
退谷本	赵氏又云台州朱德园家藏本，为汪退谷故物，有退谷题识，则世鲜知者。辛酉之乱亦失之。朱氏故居无恙，此本或尚可纵迹”。
梁谿本	吴玉搢金石存云：“梁谿吴栋臣客淮阴，自言其家亦有一本，得之其乡秦氏”。
宝应本	方若校碑随笔云：“宝应刘氏尚有一本，未见”。或即刘孟詹藏本。

## 二、摹刻本

清代金石家多据长垣、华阴、四明、玲珑山馆诸本，展转摹刻。兹据诸本跋语及前人载籍中述及者，有以下各本。

姜任修本

翁方纲跋其自摹本云：“姜任修，如皋人，雍正元年以王无异本摹勒上石，而严可均则谓据长垣重刻。并谓其钩手庸恶、牛鬼蛇神，不复成字”。

陆芦墟本

翁方纲重摹延熹碑诗云：“二东王郭皆秦人，不闻手摹重勒

秦。吴中近来好事者，前姜后陆争鑄珉”之语。知陆氏曾摹此碑。又翁氏重摹本跋中有“春秋传误使，陆临正同”之语，并知陆氏据以付刻者，即金冬心钩摹之本。

巴慰祖本

孙星衍跋玲珑山馆本云：“巴慰祖做伪乱真，识者勿惑之”。

翁方纲摹本

此毕秋帆于乾隆四十三年重修岳庙据翁氏摹本所勒之石。按翁氏于乾隆三十九年见华山碑华阴本，五十五年见四明本，五十八年见长垣本。三本皆手自钩摹，其双钩华阴之本，于钩摹后五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又据桂馥自曲阜孔氏借得金冬心钩摹本补华阴之缺文。即于是年据此别摹副本以寄陕西，俾毕氏勒诸祠下。

陈崇本刻翁摹王无异本

此本侵诸木，乾隆四十三年刻，陈氏跋长垣云：“乾隆戊戌余见翁覃溪先生手摹华山碑，盖从朱竹君学使所藏王山史本摹出，复以金寿门双钩宋商邱本补之。山史本缺百五字，商邱本缺十字。余因为鸠工开雕，以见二本判然并存海内”。

此摹本春秋传曰之传字作使，盖所据金冬心双钩本如此。金所据本即后来之玲珑山馆本，亦即当时金氏所自藏者。原本传字纸损，故作使，李文田已详考之。翁氏始终以为金冬心所摹出自长垣，而以传字作使，诿诸钩摹未审，盖缘未见玲珑山馆本也。

曲阜孔氏本

《校碑随笔》引毕氏关中金石记谓：“宋氏本（指长垣）雍正初姜任修摹刻于扬州。郭本（指华阴）今为曲阜孔继涑所刻”。按：毕氏之说有误。姜刻不出于长垣，而出于华阴。孔刻则应是出于金冬心钩摹之本。容觅得此二覆刻以证之。

阮氏摹刻四明本

此石嘉庆年间刻，建于扬州北湖阮氏祠塾。阮元有跋，跋云

“嘉庆十四年扬州阮氏属吴门吴国宝摹刻，与重摹秦泰山残字石同置于祠塾，又以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墨迹卷内华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汉碑阙处”。

卢坤重刻四明本

阮元跋四明本云：“道光初，余以北湖刻本及五儿福摹补百字本寄陕西。时门生卢坤、钱宝甫先后官于陕，市石重刻，立碑西岳庙中”。

孙大参本

严可均四明本跋中举此目。应是孙星衍所刻，未知所据何本。

琉璃厂本

严可均四明本跋中举此目。

丁筱农刻唐竹虚双钩本

赵烈文跋长垣本，谓此刻与顾南原、黄小松手钩本阙泐处多同，系出一手。按丁彦臣字筱农，归安人，同治中官山东监运使。

吴平斋刻张芑堂本

吴云跋长垣本云，“余于同治丁卯年得张芑堂徵君双钩长垣本钺版”。

宗湘文摹刻长垣本

方若《校碑随笔》云，“宋本即宗氏据以重刻者。较他重刻本为胜。”

杨守敬刻陈南叔本

按：杨跋云：“以陈南叔在刘燕庭处钩本为主，参以翁氏兼采三本之刻石。”

作者原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